

文化传统与当下

“莫言热”背后的文化思考

【身边的传统】

至智知止

□ 纪慎言

有意识地问过几个开车的年轻朋友，开车时最怕的是什么？他们大概都叫赵本山的“脑筋急转弯”给忽悠了，大多思考半天之后却没有说出自己的“最怕”来。于是我就替他们说出了答案：最怕站不住。听了我的答案，对方大都长舒一口气，然后叹服。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车开不动最多是急出一头汗来，而开动的车辆如果刹车失灵站不住了，就很可能要出人命！

由此看来，“止”在人们的生存与生活实践中与“行”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比“行”还重要。然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自己的人生字典里还有这么一个“止”字，就像有些人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一样。

于是，许多人一意孤行，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譬如贪官们的贪欲，赌徒的胜欲，色鬼的淫欲，盗贼的物欲，等等。这些人在最后的身败名裂之前，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进行自我控制的，他们在邪恶欲望的强力促使下，有了作孽的开头就从没有想到过停止，就像开着一辆危机四伏的破车，却从没有想到过刹车的事儿。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因为没有想到“刹车”而致死的贪官、赌徒、色鬼和盗贼都不多，只是在他们做了囚徒之后，才猛然醒悟言称“自己过去做了傻人傻事”。

这倒是实话，他们虽然都貌似“聪明”但却是做了傻事。所谓“至智知止”，就是说人达到智者的境界时一定会知道有些事情当止则止；或者说，头脑清醒的聪明人必然知道自己控制自己，知道及时纠正自己，最起码知道“适可而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知道放弃于不该干的坏事要比知道干好事难得多。“知止”难能可贵，而“止”的前提是“能”。

《大学》中有“知止而后有定”，不过此“知止”说的是知道“止于至善”中的那个“止”，而非笔者所说的知道停止或者禁止的“止”。但是，儒学推崇的“仁义礼智信”中明确了“智”的不可或缺。而“智”在古文中与“知”通用。因此这里的“智”或曰“知”就是《大学》里的那个“知止”，知道至善的目标所在，进而自己奋力修身养性去达到至善的境界。按通俗的话说，就是“知情达理”或者叫“知书达理”，退一步说就是要知道好歹，知道香臭；知道什么事该做，知道什么事不该做。归结成文言就是：知耻，知止。而知耻又知止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里强调最多的就是“令行禁止”，即：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带队的喊“跑步——走！”大家能够一起跑步；而当喊“立——定”时，许多人可能不能立刻停住，这时往往就会出现混乱。

因此，笔者以为，如今社会上出现的某些乱象，许多时候不是因为有令不行，而是因为禁不止。

悟在当下

□ 鲍震培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在追问莫言，追问中国文学，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都对莫言获奖表现出极大的关心。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莫言本人的表现令人佩服，首先是他的态度非常真诚，从最初听到获奖消息的“惊喜而惶恐”到宠辱不惊的淡定和对批评意见的虚心接受，坦然受之，泰然处之，表现出一个大作家的风度。再有就是他在各种场合思维敏捷的侃侃而谈，表现出中国作家的才华横溢，最主要的当然是小说写得好，所以莫言获奖是实至名归的。有人纠结于我国首个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而不是科学奖或别的什么奖，似乎它的含金量或有用性没有后者重要。但是笔者不禁要问这仅仅是一个文学奖吗？仔细想想获奖的意义实在是超出这个奖本身的。

当莫言代表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第一次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我们为同胞的荣耀感到了民族的自豪。莫言获奖是我国文化软实力提高的表现，是作家莫言让世界认

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文化。莫言自认：“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他的获奖离不开中国文化的魅力。莫言获奖说明传统的中国文化进一步被世界认同，中国文化正在进一步融入世界。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民族的便是世界的。在民族之光与世界之海中，沟通的唯一桥梁在于对话，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对话显得尤为重要。正因为我们过去的封闭和僵化，缺少和世界的对话，很多国家和人民并不了解现在的中国，莫言获奖是一个好的起点，更多的文化产品将不断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振起世纪雄风，迈出国门，走向世界。莫言获奖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实力再不可小觑。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莫言获奖不在莫言之伟大，而在中国文化之雄风大振。这是莫言获奖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小说或文学是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通过描写和刻画人性，反映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莫言获奖营造了一个文化平台，意味着世界将通过中国作家的作品来重新欣

赏和审视中国，来品味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讲注重现世，讲以民为本，整体上与西方文化以神为本的有鲜明宗教精神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孔子的“淑世精神”不是只考虑个人的解脱，不避世归隐山林，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一生为实现“道”的主张，四处奔波，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中国历代文人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天下苍生疾苦鼓而呼的。鲁迅弃医从文，以笔做解剖刀入木三分地揭示国民劣根性，“直面人生”，探索救国救民之“路”。鲁迅、老舍、巴金、曹禺、闻一多等前辈文学家，是敢于面对淋漓鲜血的真正勇士。当下依然有一大批作家有志于“道”，以“舍我其谁”的担当讴歌时代，砥砺前行，用个人的努力改善世界，最贴近文学的本质。《红高粱》也好，《蛙》也好，魔幻只是手法和躯壳，精神本质是现实主义的。莫言获奖是世界文坛对中国文学一贯秉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肯定，对中国作家一贯关注人文精神的一种肯定。中国历代作家与当代文学关注和提倡的，也符合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这是莫言获奖给我们的第

二个启示。最后，笔者以为，莫言获奖是克服文学边缘化、繁荣严肃文学创作的路径指南。曾几何时，文学被边缘化了，“娱乐至贱”、“娱乐至死”甚嚣尘上，文学堕落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虚无缥缈的想象。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从娱乐圈到文化界，到处是“巧言令色”的八卦恶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腹黑术，网络上银屏上弥漫贴着“高富帅”、“白富美”标签的拜金主义，灯红酒绿……不知今夕何夕的享乐主义……使人的心灵迷失和受到污染，难怪现代中国人浮躁焦虑迷茫成了通病。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间正道在何方？人的终极关怀在哪里？这些问题都亟须文学做出相应的回答。

因此我们要重新寻找滋润心灵净土的“荷塘月色”，必须重新正视严肃文学，我们需要对人性人生真理的高品位提升，对社会现实问题深刻而理性的剖析，需要依据中国文化所蕴涵的价值观、人生观来传递正能量。只有这样，当我们在物质上达到小康水平时，我们的精神世界才能获得同样健康的发展！

子路不读圣人心

子路忠诚、勇敢、仗义。然而，搞不懂的是，在子路生前，大彻大悟的孔老师却极少红圈表扬，相反，批评教育却如家常便饭。这是为什么？细读《论语》实录，不难发现一个奥秘：子路不读圣人心。不读的结果，力没少出，好没落下，有时想拍个小“马”，竟然拍到了马蹄子上。

□ 于永军

说子路，脑海不禁浮现出这样一个形象：头戴雄鸡式的帽子，佩戴着公猪皮装饰的宝剑，赳赳武夫般侍立在孔子身后。俄而，叠化成了他为老师生病默默祈祷，为老师重病破格准备后事；他独自划着小木筏，载着敬爱的老师海上漂流；卫国内乱，他舍身救主，身中乱刀，挣扎着系好帽带，以“君子死，冠不免”之誉，维护了一代贤人的最后尊严……就这一切而论，子路忠诚、勇敢、仗义。然而，搞不懂的是，在子路生前，大彻大悟的孔老师却极少红圈表扬，相反，批评教育却如家常便饭。这是为什么？细读《论语》实录，不难发现一个奥秘：子路不读圣人心。不读的结果，力没少出，好没落下，有时想拍个小“马”，竟然拍到了马蹄子上。

先说那桩“子欲往”（《论语·阳货第十七》）。孔老师视从政为官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一要务，虽说当过几个月大司寇，办了一个老给他上眼药的少正卯，但总感觉只是过了一把瘾，每每热望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鹏图新举。好不容易机会来了：鲁国公山不狃、赵国佛肸，各在当地拉杆子，相继下聘书请圣人出山。此时，孔老师心中的那个乐儿，无以言表。作为弟子，即使不愿“顺杆爬”，起码也应理解老师那种久旱逢甘霖

般的喜悦。子路可倒好，两番均施以“不说”，等于兜头泼孔老师一盆凉水。尽管，圣人分别以“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和“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作了强势回应，但从《论语·阳货》实录来看，正是由于子路的明确反对，搅黄了圣人的复出梦。不否认，子路不愿让老师去趟那两档子浑水，乃出于维护圣人形象的良好动机，可他却忘了设身处地替孔老师想一想，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来说，错过机会意味着什么；他似乎更不理解一个自我价值感极强的人，逢天掉下个赏识在心底里并喷出的那种美气。当这一切成为过去，夜阑人静之时，孔老师瞪大两眼难以入睡，思量自己终生壮志未酬，真的“像匏瓜一样挂在那儿”，对子路的“不说”还能不心生恼怒？假如换成他人，弄死你的可能都有，遑论你什么知识了。

再说那则著名的“子见南子”。孔老师对自己学问之高深特自信，总以“文王既没，文不在此乎”而自负，一有机会便想秀一把。这一天又见良机：卫国南子慕名相邀。这南子，乃卫国第一大美人，好比后来的西施、貂蝉、王嫱、杨玉环，虽说有点绯闻，但并不妨碍圣人走秀。不知孔老师见了大美人出了点什么状况，也不知插了什么姜子，子路竟逼着老人家发誓撇清。《论语·雍也》如实记了

一笔：“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个发誓，换成白话就是：我要是有你说的那种事，天打五雷轰，让我不得好死。也不否认，子路此举主旨仍是维护圣人的伟大形象，可他并没考虑到自认有话语霸权的孔老师，似乎更喜欢那种让小女子美目盼兮、被人叩头膜拜的神圣感觉。逼老师发誓，硬硬往墙角上推，这种率直简直叫人吐血，让谁摊上心里都会添堵。

更搞笑的是，一次某县尹叶公考核孔老师，以“如何评价孔子”为题找子路谈话。这可是溢美老师的机会呀，即使你没有“颜回喟然叹曰”那等灵光，至少嘴边也应溜达出一些“不错”、“挺好”之类的赞语。焉知考核过程中，竟出现了一个奇观：“子路不对。”（《论语·述而第七》）不对者，不回答、无语也。这里，固然不排除他对老师有一种“小老虎啃天”——不知从哪儿评说之可能，但这当场失语，意味着什么？雷同圣人缺群众公认、少群众口碑。于是，引出了圣人如是发声：“女奚不曰，其为谁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将至云尔。”我晕，你为什么这样说：“他这个人嘛，学起道来毫不倦怠，教起人来全不厌烦，用起功来连饭也会忘了吃，求道有得高兴起来，什么忧愁都可以忘掉，甚至于连衰老就将到来也不知道了，

等等。”诚然，这里没有显示圣人大为光火，但换位思考不难想象，特喜欢“好评”的孔老师，心里窝火是了然的。

至于那个“子疾病”闹剧，我倒更倾向于乃子路唯一的一次对孔老师施以心灵抚摸。可惜，又如“南人食蛇”，严重小看了圣人之崇高境界。开场是，孔老师得了重病，眼看就要翻白眼。子路或许想让自己一直惹气的孔老师临终荣一把，自作主张以大夫的规格准备后事。正忙活着呢，未曾料想闻王那儿没空，圣人一缕真气不散，活了过来，特强调周礼等级的孔老师，看着弟子们都扮作家臣的样子，心里那个气呀：这个仲由，总是鼓捣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我明明没有做过大夫，没有家臣，却偏偏要装作家臣，这不是欺天搞笑吗？接下来的收场，《论语·子罕第九》有个记录：“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显然，孔老师又差一点几气背过去。

北宋名臣包拯有首《书端州郡斋壁》，其中有这样两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多年来咱特崇尚，一直大鼓特鼓，而今了然：原来这个“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同样需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动，也因此需要修炼“读心”的功夫。唯予不信，试看子路。圣人门下尚且如此，何况他者乎？